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前言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内容概要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作者简介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书籍目录

偶遇琐记
出版说明/
西南方向的光亮/
偶遇琐记/
今晚在帕拉斯剧院/
巴黎的夜晚/
作家索莱尔斯
对话/
戏剧，诗歌，小说
（1965—1968）/
拒不因袭（1968）/
漠视（1973）/
当前情况（1974）/
波动（1979）/
译后记/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今天，是7月17日，天气晴朗。我坐在长凳上，出于好奇，便像孩子那样眯起眼睛，我看见一株花园中常见的雏菊随意地横在前面公路另一侧的草地上。 公路如一条平静的河水向前延伸。公路上不时驶过轻骑摩托车或拖拉机（只有此时才出现真正的农村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最终也像鸟的歌声一样富有诗意。由于稀少，这些声音更突显了大自然的寂静，并赋予其一种人类活动的标志），它一直通向村子远处的住宅区。这个村庄虽然不大，却总还有几处偏离中心的宅第。在法国，村庄难道不总是某种矛盾的空间吗？在法国，村庄都不大，却集中，且延伸很远。我的家乡很典型，它只有一个广场、一座教堂、一家面包店、一家药店和两家杂货铺（如今，我应该说是两家自助商店）。不过，就好像执意要打破人文地理的表面规律那样，它还有两家理发店和两位医生。法兰西，是一个可以用大小来谈论的国家吗？从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上看，我们更可以说：它是一个多方面复杂的国家。 这些画面，就像依照我们把握它们的感知层次那样变化着，我的西南方也在以相同的方式延伸。就这样，我主观地感知到三个西南方。 第一个极为广阔（四分之一法国那么大），一种顽固的连带意识本能地为我指明了它（因为我并未完整地参观过）：来自于这个空间的任何消息都以个人的方式触及我。仔细想来，这作为整体的大西南方，对我来讲，似乎就是语言，而不是方言（因为我不会任何奥克语）。但是，这种语言带有地方乡音，因为西南方的乡音无疑影响了我幼年时的说话声调。在我看来，这种加斯科尼乡音（从广义上讲）和南方的乡音（即地中海一带的乡音）是有区别的。在当今法国，加斯科尼乡音具有某种值得骄傲的东西：电影方面的（雷米，费南代尔）、广告方面的（食用油、柠檬）和旅游方面的民俗性创作，均坚持采用这种乡音。西南方的乡音（也许更沉重，更不易于歌唱）无法用现在使用的字母来书写。为了显示自己，它只出现15在对橄榄球运动员的采访之中。我自己也没有乡音。不过，我小时候还是有点“ 南方味 ”：我说“ Socializme ”，而不说“ Socialisme ”（谁知道会不会产生两种“ 社会主义 ”呢？）。 我的第二个西南方不是一个地区，而仅仅是一条线，一段经历过的路程。在我从巴黎出发驱车（我已无数次做过这种旅行了）经过昂古莱姆市时，一个信号告诉我，我已经进了家门口，进入了童年时的故乡了。路边一小片松树，院内一棵棕榈，低低的云在地面投影出一副活动的面孔。于是，西南方高贵和妙不可言的灿烂光亮开始了。这种光亮从不灰蒙、从不浅淡（即便太阳不放光彩），它是一种宇宙之光，不由借以影响各种东西的色彩（就像在另一侧的南方那样）来确定，而是由它赋予大地的极适宜居住的性质来确定。我只能这样说：它是灿烂的光亮。应该在秋天（这是这一地区最好的季节）来看这种光亮（我几乎想说，来听这种光亮，因为它是富有音乐感的）。它是液态的、辐射的、令人怜惜的，因为它是一年中最后的美丽之光，它照出了每件事物的差别（西南方是小气候地区），它使这一地区抵御所有庸俗、所有群居行为，使它无法随意简单地一游了事，并揭示出其内在的高贵性（这不是一个阶级问题，而是一个特征性问题）。在对此大加赞扬的时候，我无疑是小心谨慎的：西南方的天气，就从来没有令人讨厌的时候吗？ 当然有，但对我来说，那不是阴雨天或暴雨天（尽管这种时候很多），也不是天空灰暗的时候。在我看来，光亮方面的意外不产生任何忧郁。这些意外不影响“ 灵魂 ”，只影响躯体：有时身上湿漉漉的，甚至带有绿色的脏东西，有时则被西班牙方向吹来的风搞得精疲力竭——这种风使比利牛斯山变得既显得很近又带着点怒气。这是一种模糊的感觉，这种感觉的疲惫最终包含有某种令人快活的东西，如同每当我的躯体（而不是我的目光）出现紊乱时所发生的情况。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编辑推荐

《偶遇琐记 作家索莱尔斯》

精彩短评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